

地餘留不·發掘

# 史醜奸

輯一第



# 漢奸醜史目錄

漢奸的形形色色  
汪精衛賣國經過  
陳公博的劣跡  
陳公博出亡前之欺人謬語  
汪孟晉的荒唐史  
薄儀趣聞  
陳璧君·陳公博·褚民誼·周佛海四大漢奸尖事  
蕭叔萱與陳羣之死  
奸逆中之元老——高冠吾  
偽南京市長周學昌之下場  
梁鴻志醜史  
邵式軍的財產統計  
無恥之尤陳彬龢  
陳濟成發跡秘聞  
馮節的罪惡  
妖粹莫國康  
吳四寶女人是殺人魔王  
偽質次李祖虞醜事  
潘三省特寫

陳伯藩是半個日本人  
吳凱聲與交際花李麗的醜劇  
李士羣之妻與儲麟蓀的風流秘史  
轉字號暴發戶周邦俊  
陶亢德如何做漢奸  
潘達的手段  
李香蘭的罪行  
陳雲裳不堪回首  
綁匪出身的張松濤  
新聞界之「癩逆」  
棉花大王被捕記  
林康侯之「妙論」  
老牌漢奸常玉清  
沈銀水作惡多端  
周邦俊之女狠毒尤甚於其父  
航業界之奸逆  
文化漢奸柳雨生  
土財主盛老三的奇癖  
李士羣暴斃真相  
李麗華的一個祕密

許江被捕時之波折  
交際花吳明芳如何勾結敵人  
回力球場老闆唐海安  
聞蘭亭的兩個「寶貝」孫子  
米統會副處長顧戢人被捕經過  
趙嘯瀾機聲四播  
盧英和捕還要「面子」  
北平李麗與日本軍官之熱戀  
嚴春堂的金鋼窟數目  
女畫家李青萍械史  
所謂畜產業公會理事長李振才  
靠發財的王永康  
利用敵勢多方搗亂的垃圾大王  
老三  
周越然專賣性噱頭  
漢奸組織下之特務機關76號內幕  
大東亞文學代表之一楊之華醜史  
寧波第一號漢奸陳夢士  
周幼海的艷史

## 汪精衛賣國經過

汪之繼偽維新政府以後，創立偽組織，竟盜用其遺囑，其厚顏無恥，殊令人齒冷。甘為敵人鷹犬傀儡，舉東南半壁，獻之敵人，不惜將人民生命，供敵方刀鋸斧鉞，使未死者為奴為隸，喪源財產，供敵人攫奪利用。濫發偽幣，遺害人民，以為主席之尊，不惜奴顏婢膝數數飛日，朝拜日皇，偶賜饌食，引為殊榮。其最令人憤怒者，厥維赴偽「滿州國」，覲見溥儀一事。不特與謀炸載體，前後判若兩人，且發表議論，公然認東三省應該屬諸滿人統治，汪真是中國人不肖之子孫，故自認賊作父，對日本人統治東三省，奴畜東三省人民，竟無動於中，汪精衛之肉。其足食乎！

汪之赴長春醜態，騰笑歐美，汪乃恬不知恥，洋洋自得！對後，竟盛贊日本人統治滿洲之成績，頑鈍無恥，摸之歷史，較張邦昌秦檜，更為卑劣，是真正本黨之恥辱，亦即中國莫大之恥辱。

汪精衛率其狐羆狗黨，竊據南京，數年以來，其政治之腐敗黑暗，造成有官皆貪，無史不污之局，偽監察院從未彈劾一人，販夫走卒，流氓地痞，盡貪緣以入仕途，輦金以求，職位可以坐索，小人林柏生丁默邨，皆尊為部長。妻黨陳耀祖陳君慧陳春圃褚民誼，皆羅致要津，政以賄成，無罪不作。其婦陳璧君，大開賄賂之門，攬權挾令，勾結李士羣輩，在上海操縱金融，壟斷物資，囤積販運，獲利無算，汪精衛不加遏阻，反陰助其成。滬西七十六號牛鬼蛇蠱，厲行暗殺愛國份子，陳璧君實陰主之。汪精衛陳璧君來滬，總

## 漢奸形形色色

富執行拘捕人員  
抵達朱博泉住宅時，  
朱適不在，據其家人  
報告，謂朱在浙江興  
業銀行未歸，折至  
該行，而朱已先半小  
時離行，復至其家，  
候至夜深，仍未歸來，  
是否規避，不得而  
知，捕者多笑朱某之  
不自知，以為時至今  
日，逃到天上去，也  
要拘你下來，逃到地  
下去，也要掘你出來也。

潘奸三省在被拘前一小時，  
猶大言不慚，神氣活現對人說：  
本人早已將功贖罪，毫無問題矣  
，人有詢其有何功勞者，潘自指  
其胸曰：總幹事！總幹事！聞  
者皆暗笑。

袁履登在十日之前，在臥室  
棋中，大宴其門牆桃李，酒半，

常居七十六號，受吳世寶供養。

綜汪精衛賣國殃民之罪，擢髮難數。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此等國賊賊賊，若照古律。應戮屍以正其罪，而謝天下，方足以彰國法而平民憤。

汪精衛反覆無恥，造成自己毀滅自己，此豈「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可能解嘲？今汪精衛死矣。一生劣績污點，大足以昭示後世，警惕來者，世之欲效法汪逆者，可以懺悟矣。

## 陳公博的劣跡

陳公博為汪精衛之心腹，事變前曾任國府實業部長，並無建樹。惟在秦淮河畔徵歌選色之範圍，則知者甚夥，各地報紙，皆有記載。尤以與歌女曹淑佩之一段香火緣，知者更多。新進坤且曹慧麟，傳係淑佩之姪女，當其初來滬時，客造其寓，客室中列有鉅大銀匾錄鼎錄盾，列名者乃陳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諸人，可證「要人們」的雅興，正復不淺。

當陳公博長實業部時，部下有參事陳姓，剛毅而敢言。惟見公博則畏縮不前，時人以其部長亦姓陳，特製一上聯取笑曰：「陳參事，陳參事，真正參陳事，不是陳參事。」語意雙關，一時頗難屬對，旋西安事變起，有人借用張漢卿情事作下聯云：「張學良，張學良，如果學張良誰罵張學良。」陳公博見之亦許謂批評之中，尙寓勸勉之意思。

陳當時雖貴為部長，但行事殊顛頂，常以大意而鬧笑話。民廿

溘然對在座者曰：我做漢奸，不但對不起國家民族，及諸位賢契，並且對不起我的親生女兒，要是我走正路，我的女兒在五年之前早就花轎出門了，如今擱在家裏，變了一個二十四歲老大姑娘，真正沒有交待，已而又曰：萬一僥倖得以不死，情願當一個牧師，以贖前愆，願諸位助我促成這個志願云云。

× ×

五金大王張蓮舫，一般入早知其不會例外，二十七日之夜，授獲通知，翌晨六時，即至其同鄉某有力者處，希圖有所商討，時某猶未醒，張既不敢闖入，立在走廊，圍圍亂轉，滿頭大汗，不勝猴急，茶役見而憐之，告以主人須八時起床，屆時當以電話通知，張聞言始淒然而回，至八時許，連電詢問，最後，某君在電話中告以此非疏通所可以避不到案者。只有自問良心，趕緊準

四年，國際勞工專家多瑪在京逝世，我國國際勞工分局，特為多瑪出特刊，以資紀念，並遍求名人題詞。及於陳公博，僅看到為多瑪出特刊，而未注意到係紀念多瑪之死，立振筆而書曰：「勞工福音」，編者故意作誑，特將原蹟範銅刊中，見者咸忍俊不禁。其人顧預之甚，即此可見一斑矣！

## 陳公博出亡前之欺人謬語

陳公博及林柏生何炳賢陳君慧岑德慶莫國康諸逆，日前均已就逮，人心為之大快。查陳逆於潛遁前數日，猶對偽中央軍官學校諸學生（在逆精衛既死，即由陳權任為校長。）侃侃而談，略無忤容，諛稱：「直至今日，我始有機會對君等詳述真情實話。明告諸君：我非漢奸也。」汪主席」（指汪精衛，本文係依照陳逆口吻直錄，下仿此。）生前乃衡中央政府之命，特來淪陷區域，負責與日本人折衝，為民衆謀福利，庶幾得以免受敵軍之荼毒，使生命財產於塗炭之中稍有保障，不致陷於羣龍無首之境，水益深而火益熱，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也！至於我，則係秉承「汪主席」之遺志，繼續地下工作，冀成其未竟之功，身在魏闕，而心存漢室，實際上固與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精神遙通，而有相當默契也！今當貫徹初衷克奏膚功之日，故可率慰諸君，少安勿躁，共祝勝利，永慶昇平，慎毋妄起猜疑，自相驚擾……」云云。陳之為茲警言，蓋恐「軍校」諸生對之失去信仰，陰懷搗亂，甚或與衆共乘，備遭鄙薄仇視，將有不利於彼之行動，故亟設詞善自掩飾，欲蠱惑一般頭腦簡單

去，照實自白之一法，張接電後，九時許遂含淚別家人，硬了頭皮去投案。

三老中之康老，因其坦腹東床，奉命飛滬，主持接收糧政，康老遂被一般目為「無問題人物」，如今被捕，始知公自公，私自私，漢奸們之自誇將功贖罪者，竟是罪加一等之謂也！

「中藥電影公司」的「常務董事」兼「製片部長」黃天佐，於日皇投降消息證實之夜，打電話給導演朱石麟，叫他儘於半個月內完成一部「抗日影片」。

黃天佐六年前從重慶回上海的時候，帶來一本抗日影片的宣傳品，作為「投誠」的禮物，而進「華影」，如今「華影」壽終之日，忽然又想「抗日」起來，黃天佐對「抗日」真太賣力了。

當局調查儲備銀行庫存時陶

少不更事之青年學子，隨其玄中，受其利用，爲之作牛馬走及護身符耳。

## 汪逆的寶貝兒子

### 汪孟晉的荒唐史

汪孟晉乃汪逆之長子，由於其母陳璧君之寵愛，自幼已入歧途，一向置身糜爛之生活場所，汪逆倡「和運」，執僞政權時，更驕姿放縱，於僞軍需處掛一軍服處長之頭銜，每週由京來滬，大嫖大賭，用錢如流水。在以前僞組織諸要人中，提起「汪大少」之名，是無人不曉，凡事都得買他三分帳。而寶貨之行動荒唐，汪逆蒙在鼓裏。其隨從副官，笑口常開，因爲他跟着財神，撈外快如喝自來水一般易得。

迨汪「逆」臥病東京，「寶貨」尚不知悔改，去侍候病榻，流連歌場舞榭，變本加厲，某次在中區一大舞廳，因爭舞女與日本人吃醋衝突，致遭暗算，被擊歪鼻樑，其副官謝某，則以護衛故毆傷一腿，幾成殘廢。返家對其母諱言覆車，聒不知恥。

後汪逆病危，電召赴東京，「寶貨」已東裝往機場，忽又欲延期而返，實不能捨海上之紙醉金迷生活也。汪逆去廿時，僅得次子及諸女在側，而長子於此時，正在逸樂跑狗場，至晚歸家接急電，方噙啼大哭，荒唐如此。

勝利到臨，陳璧君等在廣州被捕，僅婿何文傑在場，此「寶貨」單上無名，想不知已藏匿何處。此種「逆子」「敗類」，亦汪逆

問該行總經理錢大權曰：「根據庫存所載黃金，是否與發行紙幣之準備相符？」錢起立答謂：「完全相符。」當局嚴厲質問：「不相符將如何？」錢曰：「余將人格担保。」當局嗤之以鼻：「汝現在還有人格可言？好不厚顏！」立將錢加以逮捕云。

聞蘭亭，袁履登，林康侯，在黑暗時代的上海，有「福祿壽三星」之稱，現在都已進入法院，道法院大有「三星在戶」之概。

馮雨南亦一度被傳詢，聞係爲拆賣南市電車鐵軌事。

袁履登寫有自由書，聲述其參加經過是否將用以送呈法院，則不可知。

吳世保之妻，名余愛珍，與李士羣之妻同被捕，因漢奸尙須籍沒財產，並非罪及妻孥。

寶國寶民之報應也。

## 溥儀趣聞

溥儀在位時，外邦人士亦很小覷他，稱他爲「卑卑」皇帝（Baby Emperor）。據說溥儀的血統是漢種多於滿種，他的父親攝政王（載醇）是半漢種，因他的母親不是滿洲人。

他幼小時不喜登殿而時時叫，其父哄之曰：「不要哭，一會就完了哪！」果真不久武昌起義，清室當眞「完了」。後來張勳復辟，溥儀已稍長，擲之復位，儼然恢復舊邦；可是段琪瑞又於馬廠誓師起義，兵臨城下，每日並以飛機作威嚇，比時宮中所居者多婦女奄宦，壯丁極少，一開機聲均呼爺喚娘，東奔西避。但當時溥儀却引以爲樂，躲到屋簷下觀望，見軋軋機聲遠去，便拍手大呼：「快出來吧，完了！完了！」其母隆裕肩即痛斥之曰：「汝小時坐朝愛哭，汝父曰：『快完了』，現今快想尙未成功，汝又大呼『完了』，則皇室尙有何望？」說罷痛哭流涕，溥儀牙立一旁，默然無言。後來，這不吉兆的迷信之語，又成了事實。

溥儀。好色過度，因此在未壯年時即形同廢物，他的「掛名」夫人也不知有幾。那時他又對當時的北京紅女伶琴雪芳，拜倒石榴裙下，會多方百端的追求之，後因不成，刺激而在臥室壁上亂書：「琴雪芳，我想你啊！」的單相思語。唉！「堂堂」的皇帝，其可笑之事有若此，因比在九一八後，日寇利用這傀儡來掩蔽世人耳目，更知悉他好女色，會愚弄的把日本皇室之姝嫁與溥儀作妾，在

★ 聞邀請蘭者，係其義子  
★ 邀請林康侯者，係曾爲其證婚  
★ 之新郎，此真大義滅親歟？

張運鈞被登門訪問，係爲查詢關於五金業事，張投案後，尤其回家一小時，仍前往受押。

陳日平先爲地產事進入憲兵隊，現又繼續送留法院。

溫宗堯亦已入選。

有竹居主人陳子霖，雖曾對偽油統會職務力辭，並赴杭長期躲避，然仍未避免。

× ×

盛幼齋。家住西愛或斯路畔，貼鄰便是淡井廟。過去在淪陷時期，淡井廟裏的和尙，就爲這家「高鄰」關係，向來做法事不許動響器，宣佛號也祇能默誦，不得出聲的。因爲盛老三在辦理「宏濟善堂」的特貨生意之外，也常自稱「居士」，潛心習靜。

這一點，我人可親見日寇的「用心之苦」與「野心之大」！

## 陳璧君 四大漢奸尖事

### 陳公博

有一次，一羣實貨在開「國民會議」，「議會主席

### 褚民宜

「陳公博遲到了，匆忙地走上主席台，開始念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八十年……」真是一個不肖的東西。

### 周佛海

這一羣的桃色新聞都很多，陳公博除莫國康外，還有一個外室

，會到北平生產，陳的大老婆非常動氣，因為事先講好不准大肚皮的。

汪精衛死後，陳璧君很有以「國母」自稱的樣子，那時所謂「代理主席」陳公博非常吃苦。常在太后的命令之下，像孝子似，親筆汪精衛。在陳璧君面前，陳公博不敢哭，因為一哭，太后要罵他，會哭，時會幹，沒出息。可是他又不肯不哭，不哭就給太后說他是汪死了得意，可以坐第一把椅子了，

後來，陳公博趁汪精衛的私人飛機「海鷗號」到日本去。回到南京，陳璧君破口大罵，說是「代理主席」，祇有半個「主席」：半個「主席」，就祇能坐半隻飛機，因為「海鷗號」是「主席」的飛機。我不知道他們爭論的結果，我祇知道「海鷗號」停在南京飛機場時，給我國P-51射毀了。

陳公博升了代理主席，上海「市長」一職，就有很多人在打着

那鳴鐘擊鑿誦經唸佛的聲響，不但於其大有妨礙，且亦常會擾及他的清夢。所以，淡井廟自經日憲兵隊嚴重警告之後，一個個的和尙們，便成了噤口寒蟬，在做法事的時候，也只得像當無聲電影一樣：就這樣「敬避青命」，過了幾年。

現在，盛老三就迷了！淡井廟的和尙們，因而呵呵大笑，聽此鐘聲大鳴，回復了常態。從此以後，他們更沒裝做啞吧的必要，而有幾位大和尙，且為盛居士大念「阿彌陀佛」，並給他担「習靜」在樹圍之中，難免較前更多妨礙了！

賭台老板沈銀水之被捉，係在浴室中，時渠方與李麗華之姊夫姚某，共浴於浴德池。當其「脚挑黃天霸」時，忽來便衣人員，令其整衣同行。沈見是相熟之人，即曰：「不要尋開心，燙燙一同吃夜飯去」十二人即答：「



主意。以放風箏，踢毬子出名的「外交部長」褚民誼也想活動一下。他提出辭「外交部長」的職，幾天沒去辦公。後來知道「市長」無望，就回到「外交部」辦公，他告訴人們說：「我本是不幹的，無奈昨天晚上在夢裏答應了汪主席。主席罵我不應該辭職，應該幹下去。」你說這是他說夢話，不！簡直鬼話。

「上海市長」周佛海很喜歡唱京戲。南京偽政府要人最近學唱戲的很多，除周佛海外，陳公博，梅思平都會唱幾句。我想假使他們當初組織一個票房，不要弄什麼「政府」，廿許今日不會名上道榜吧！

## 蕭叔萱與陳羣之死

陳羣與蕭叔萱之死，傳聞異詞，大抵道聽塗說，出諸臆測，益以附會，特多不經之談。故其言愈足聳動耳目，即在距離事實亦愈遠，研究真相如何？殊不敢師心自用，遽下斷語也。

現在，姑且把我從各方面所得來的報道，扼要分述幾種如左：  
第一：關於蕭叔萱，據說是起蕭主的後人（曾任偽軍令部政務次長）告訴我：八月十五日（？）的晚上，周佛海方由滬返寧，一再派人請蕭叔萱去談話。蕭寓中人辭以為時過晏，蕭已就寢未便近報。最後，因來使頻頻催促，無法拒絕，乃傳言主人當於翌晨往訪，使者始悻悻而去。第二天，蕭果如約至周寓：蓋周在偽組織中為

公事在身，速行爲是。至此，姚某起身撥首窗外，見有武裝人員，荷鎗擊列，且伴有警備車，不覺變色。沈見狀不佳，即將扭腳人踉蹌，立起身來，作揖求饒。當嚴詞申斥後，只得硬了頭皮，俯首隨行。臨去時猶強作笑容，謂浴室中人曰：「再會再會，明天來滬利市浴。」蓋利市浴者，係白相人「跌進去」後一旦纒出，例須剃頭浴池廬燒香之謂。周者因謂沈銀水雖大爭「上流」，自稱銀莊總理，與人合開大發錢莊，但開起口來，終脫不了白相腔調也。

周邦俊被捕之時，方高坐中西藥房總理室中，耀武揚威，呵斥其夥計。迨便衣人員入室，周猶盛怒中，因盛氣謂來人曰：「房間直闖阿儻規矩。」已而爲其道明來意，則又悻爲作色曰：「汝儂寧非假端索詐者。」言畢，即舉案頭電話機，自言與警察

「行政院副院長」，撥亂反正而後，又奉中央軍事委員會之命，派充上海行動總指揮，無論過去現在，爲順爲逆，以地位言，以勢言，蕭固皆不敢與抵抗也。（南京方面，亦有所謂行動總隊之產生。總指揮爲周鎬，關係隸屬於周佛海部下，是時國軍尚未飛抵寧垣，石頭城內之中國軍隊，僅此一校臨時拼湊之少數人馬而已。）晤談之下，歡洽如恒，蕭私心頗有欣慰，旋即興辭而出。歸途——似在中山路附近，忽與偽財政部衛士大隊長楊某之摩托卡迎面相遇，車上滿載武裝衛士，見蕭，即戛然停車，紛紛躍下，橫阻去路。蕭不得已，亦令司機停車道旁，步下與楊某寒暄數語，方擬登車別去，楊某便邀其同至總指揮部一談，（周鎬之總指揮部設於新街口之「中央儲備銀行」總行內，其部隊即由偽財政部之衛士大隊與留寧之偽警衛第三師殘部湊合而成。）

蕭於勢不能拒，因亦強諾。楊某方面之衛士多人，遽趨前堅請蕭與偕登彼等之車，蕭意已微不懌，却之曰：「去則去耳，我固有自備之汽車在，何必定須改乘汝等之車而後可？豈虞中道鬼脫，冥若飛鴻，代人莫篡耶？」而衛士仍騶之下已，勢汹汹，並且聲色俱厲，蕭性素暴躁，善怒，至是大愾，不復能忍，輒然呈顯其堂堂「陸軍部長」之全副官架，逕揮巨靈之掌，批衛士之頰，且申申而罵，斥其無狀。那個衛士本來就不買他這筆帳，此刻又被打了兩下耳光，不禁怒從心起，馬上橫眉瞋目，伸手從腰際拔出實彈的手鎗，毫不客氣，對準他的腮部，砰砰的接連放了兩鎗。但見「紅光崩現」（舊小說中的套頭），蕭叔萱來不及啊呀喊痛，當場便倒臥在血泊之中，痛得暈過去。那些衛士還不肯放鬆，心手八脚索與橫

局通話。至此，便衣人員，隨手出示公文，並手拷。始爾默然無言。然猶企圖掙扎，致被執下樓。外傳其一手受傷者，或即掙脫手拷所致。亦可見其臨事張皇，太不識相矣。

周佛海納女伶小玲紅爲妾，外間傳言爲偽復興銀行總經理孫耀東所獻，周之妻楊氏大怒，預以紙包人糞，如氈帽，電話召孫耀東至，面數其罪而罵之，罵畢，手摑其姪，後令人將糞帽加孫頭上，孫狼狽而去，從此事楊氏愈恭，故三太公司幾縱金融時代，孫居然獲得黃金特稅，說者皆云係糞帽之調劑。

日前當局在新開路中華新村拘捕偽中儲行監理許建屏，許方出門，許妻即艷裝濃抹乘三輪車風馳電掣而去，不知何往，其鄰有知其底細者云，許妻固舞女出身，此行係赴小姊妹打牌之約也

拖倒曳的把他塞上汽車，當做豬彘殺一直裝運到了總指揮部，隨意向「儲備銀行」天井裏的水門汀一擺，任憑他直挺挺平躺在那裏，面色慘白，呻吟不絕，更沒有一個人來理會他。內中總算有一個衛士，宅心仁慈，看見他那副忍痛掙扎不死不活的慘狀微覺不忍，惻然地撥了一塊石頭，墊在他的腦後，權充枕頭，這一來算是特別優待了！蕭的家屬聞訊奔至，再三懇求，想將他車送醫院自行療治，中間經過數小時之久，始終未蒙許可。最後，由日本人前來說項，纔准允送到偽「陸軍醫院」醫療。因為歷時太久，流血過多創口發炎，毒氣上攻，經醫生診斷後，認為非將兩腿鋸去，不足保全生命。但是，傷勢奇重，醫治太遲，終究無法挽救，捱到第二天，就嗚呼哀哉了。

另一說：蕭叔實係應周鎬之招，至總指揮部商談，雙方周旋應對，西盡賓主之禮，彼此略無間言。等到蕭辭出來，走到大門口，突然望見門外環立着大隊武士，虎視鷹眈，嚴陣以待，大有盤馬彎弓一觸即發之概，料想一定不懷好意，形勢危急達於極點，不由得心膽俱裂，驚惶失措，趕緊反身向內狂奔，高喊救命。那些武士恨他喧嘩可厭，兀自心頭火發，於是，一不做二不休，竟然弄假成真，隨手就朝他開了兩鎗；其實，也許是庸人自擾？

還有一說？蕭叔實召禍之因，是由於行動總隊派人與他談判，要接收偽「陸軍部」。他以須奉蔣委員長明令及出示正式公文為詞，斷然拒絕，雙方一言不合發生衝突，以致造成僵局，纔演出這一幕慘劇。

以上幾種流說，各各不同，令人茫然莫衷一是，或者都係揣測

，余師之曰，噫，難怪其滿面春風也。

實成公記銀樓會接到一筆空前未有的買賣，有人以三百幾十兩黃金，託他們去鑄製一隻大廳上電燈架子，那根懸於室頂的金鍊條，粗得彷彿小火車輪上的鐵鍊，真是龐然大物，滿載盛哉！

這隻黃金大燈懸在「土」財主盛老三的大廳上，「敬獻」者諸人由嚴春棠「老板」領導募集云云。

李香蘭，原名木村靜子，日本長崎人，幼居東京，故能操華語。東寶公司即利用她，冒充滿洲姑娘，大賣野人頭。日本人信之，中國人亦信之其實李之日本型面孔，總無法改造也。

在一個地方跑過，一家客廳裏，正在把聞逆，袁逆等所贈的對聯與照片一一除下，大概是想

聞之詞，也未可知。祇蕭叔輩中彈鋏腿傷重斃命——死在偽「陸軍醫院」中，那却確屬事實，各方面所一致承認的。據行動總隊指揮部所發表的談話，則謂蕭情虛胆怯，自相驚擾，無端奔逃，引起誤會，遂致飲彈斃命，完全咎由自取，這個責任應該由蕭本人負責云云——這句話，恰說得相當幽默，十分俏皮！

其次，陳羣之死，係仰藥自殺，惟所服為何種毒物，則不可知。（有人謂其乃以烈性春藥代燭酒信石，未免過涉誕妄，又謂陳服藥後，頻死猶與愛姬恣為蝶戲，故入殮時檢其褲襠衾褥間，精液淋漓，幾如鶴銘水打本，此真所謂牡丹花下死之風流鬼矣！此說尤為荒唐滑稽。陳周好色，多內嬖，然抵死縱慾，好整以暇，以牀第沙場，似尚不至如此程度。且當時陳之妻妾均未借至京寓，否則或不致坐其視飲斃以死。據此，上項流言，蓋可不攻自破也。）聞之十園主人：陳蓋死志殆已甚久，預作遺札凡十餘通，皆無法刊布，不審中作何語，藥乃東瀛特製，性極猛，毒沾唇即致命不可救，陳出入恒以自隨，蓋自問罪孽深重，萬無生理也。死後腹部膨脹，隆起如小阜然，藥性之毒可想而知。

陳之家屬遵其遺囑，屍體實行火葬，化骨揚灰，不留跡象，因之，白下訛言四起，道路盛傳實陳未死，自殺云云，僅係一種姻幕，欲藉以轉移大眾視線，乃得金蟬脫壳，偷生遠引。所論似頗言之近情，說者且緊謂鑿然有據，更有宜稱會目覩其向在人間者。此倡彼和，衆口一詞，耳食者多深信以為事所或有，一時變成疑案。然陳之遺體在大中殯儀館舉行大殮時，戚友紛集，衆目昭彰，固絕非可以偽託者。市中有虎，相驚伯有，但屬無稽之談耳。梁逆鴻志與

逃去糾葛吧！

不久以前，潘達還帶了他的  
小老婆，演出在「甜甜斯」咖啡  
館，現在，已做了階上囚，當年  
在「七十六」號時，殺人不眨眼的  
威風，今日安在？

潘達的大老婆跟徒弟「私奔  
」，是「苦肉計」，為的是想存  
他不清白的財產。

福開森路二百四十號二樓一  
號房間的「潘小公館」知道的人  
不多。

這屋子裏藏說藏着潘達的另  
一「小星」葉小姐，現在「大腹  
便便」，將近臨盆。好在手頭有  
金銀，可以遠走高飛，另找「戶  
頭」，倒是肚裏的「逆種」，就  
只能待產了。

潘達有兒子兩個，不久前想  
寄養他處，現在不知藏在何地，  
很倒掛念。

陳同爲閩人，素篤鄉誼，又共事最久，情感甚孚，得陳遺書，亟往省視，至則陳已暴死，梁撫屍大慟，泣下沾襟，是殆鬼死孤悲，物傷其類，既瘞逝者，行自念也。

最後，尚有一事，殊饒奇趣，附記篇末，聊供嗶噓。十國主人言：蕭陳二人之死，彼此乃互爲因果。蓋陳於日本投降後，冰山已倒，城社難憑，明知日暮途窮，倖免無望，便有伺隙自裁之意，顧猶猶瑣瑣未能即作斷然之處置。及蕭中彈別足，備罹楚毒，陳聞飢悲恐，自維不堪忍受如許苦痛，終日皇皇，惟懼邏者之至，死志乃決。其時蕭在醫院，傷勢惡化，氣若絲懸，已陷入昏迷狀態。然大命未盡，殘息尙存也。適左右告以陳服毒自殺消息，蕭瞋目慘沮，一慟遂絕。然則陳之死乃蕭所促成，蕭之死乃陳所感召，由間接關係而發生循環作用，是亦奇妙可喜也已。

## 奸逆中之元老——高冠吾

日前在京被我僑軍總司令部拘獲的漢奸高冠吾，是江蘇崇明人，出身於保定軍官學校，北伐時曾任過第十軍副軍長和徐州警備司令等職，後因貽誤軍機，而被撤差，從此就一直很不得意，一度在上海開過一家小羊肉店，又會辦過小報。當殷逆汝耕的冀東偽組織成立時，他以同鄉的關係，被延去擔任「總參議」，聽說在冀東數年中，着實日本主子幹下不少「豐功偉蹟」，這便奠定了他以後「一帆風順」的基礎。

爲「維新政府」成立時，他也是「元老」之一，初任「綏靖部

周邦俊是褚逆民誼的親家，在褚逆家中可以直入內室的，聞僅周逆一人，此中奧妙可想而知。周逆的女兒周文璣，是偽法院的推事，不久前穿了黑長袍，審判民事的威嚴，而今安在？

周逆的「門生」概以「大姊」相稱，現在仍在四馬路「明星香水」的樓上「辦公」。亦有女漢奸資格否？

西愛成斯路上「開公館」內，自開逆蘭亭被捕後，子女們爲其老担心，白髮白鬚，如何待了啼哭之聲，如喪考妣。同時，一方面四出奔走，想「找找門路」。

辛報出版「打開體育界的黑簿子」後，曾評載滿逆三省的逆跡，當天接得電話，謂要「客氣點」語氣之硬，一面孔「總幹事」派頭，好不氣壞人也，現在潘已被捕入獄，不知心中作何感想。

次長」(部長爲任援道，)繼任「南京市政督辦」，當時南京還淪陷未久一切情形都很混亂，可是在混亂裏格外容易換魚加以他又是素來嗜財如命的，在肆意搜括之餘，甚至還命手下的爪牙時常去搬許多屋主遷移的空房子內的財物傢俱，所以幹了兩年，着實發了一票橫財。「汪記」登台後，他被調任

「江蘇省長」，貪污的作風更爲變本加厲，凡委派「縣長」，「局長」和「稅差」，無不都要在事前先講好「價錢」，然後一手交錢票，一手交委令。蘇州人因爲他無錢不要，所以將他的名字「高冠吾」改爲「交撥吾」(並稱他手下的「財政廳長」董修甲爲「董搜括」，「民政廳長」張仲寶爲「張銅板」，可見這班奸逆的無恥，和民衆痛恨之甚了。高逆平日獻媚敵人的卑躬屈膝無微不至，尤超出一般的奸逆之上，會費長久時間努力學習日語，

## 偽南京市長周學昌下場

偽市長周學昌，自日本投降消息傳出後，即避匿不見。其所屬僑員一百三十餘人，以三個月薪金積欠不發，必欲尋周理論。於是密議對策，分頭搜索直至上星期二，始有人發覺他匿居五洲公園附近一家房屋內。遂約同二十餘人，前往將其團團包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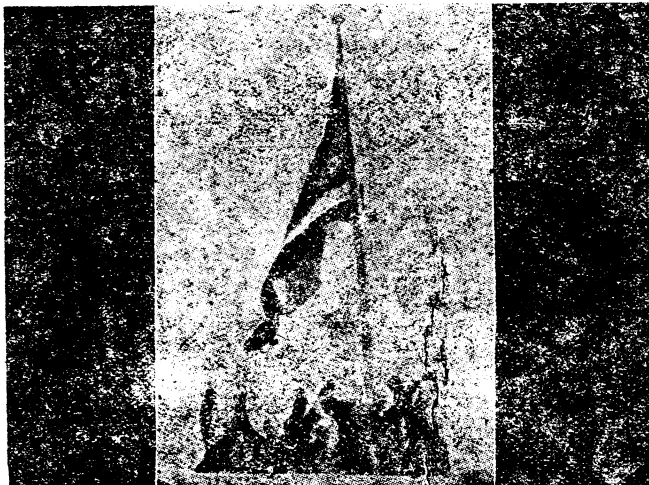
以便與「主子」直接談話，每逢問什麼「民衆大會」與「座談會」時所作的演講中，無一次不肉麻的大拍主子馬屁，和竭力的攻擊我抗戰國策，所以能常受主子的青睞，以久保祿位。

其後他又從江蘇調任安徽和江西的「省長」，官運可說亨通得很，在安徽時會有一件使萬民咒詛的「德政」，就是藉口「墾裕省庫」廢止剷除煙苗的禁令，從此皖南北各縣便大量的種植，安徽省的淪陷區竟成了遍地烟民烟土的黑籍地獄，其禍國殃民，真是罪大惡極，雖萬死莫贖也！

高逆素自命爲「才兼文武」，尤喜結納文人，附庸風雅，在蘇時曾倡議修建滄浪亭，一時蘇州許多紳和無恥的禮拜六派文人都羣起附和，並投詩文以記其「盛」，實際上却是藉這作爲進身之階，想過過「官」癮罷了

周以迫於無奈、苦口相商，尙圖遊約。卒至激動公憤，迫周至「市府」辦理遣散，周在衆怒難犯之下，只得硬着頭皮，隨衆而去。其時全體一百三十餘人均已聞訊齊集「市府」禮堂。及至見周到來，即羣起呼打不止。周惟打拱作揖，哀詞相懇，毫無

辦法。結果，終於迫其跪在堂上總理遺像之前，然後由一百三十餘人，排成一字長蛇陣，挨次上前，



左右開弓，各打兩記耳光。不料打至第七人，觸實圖奪門而逃。經衆攔住後，又縛於一紅木坐椅上，椅下用寫字台墊起，續于掌頰。歷時一點四十五分，始告完畢。又其間爲有七人，係其親戚，未忍附和，欲圖免打，致爲大衆所不滿，而被罰各吃一記拳頭，始告罷休。僞員下場如此，實自作之孽也！

## 梁鴻志醜史

梁鴻志居官多年，家極富有，民廿五，隨段合肥寓滬，中央每月給津貼以安其心。二十六年冬國軍西撤，鴻志與陳羣組織僞政府，次年三月，傀儡登場，而中央之津貼竟領至四月份，時嚴家熾在僞府長財政，某日，至其友沈君家吸鴉片，沈婉言諷其辭職，嚴嚼而嘆曰：「畢生宦囊，盡付之於麻雀牌，固知漢奸不可爲，然捨此別無生路，雖火坑何懼，獨怪衆業異，擁有多資，尙不安本分，一面做「維新政府」主席，一面領國民政府津貼，「吾不知其厚顏，何至於此。」時人皆笑梁之無恥。

## 邵式軍的財產統計

參加爲組織的漢奸裏搜括民脂民膏最多第一個

要算爲「稅務署署長」邵式軍。邵本名小月，是盛宣懷的外孫，曾在復旦實中讀過書，十五六歲時就吸上了鴉片烟，故有「小老槍」的綽號，戰前曾在福建做過稅務小差使，不但年齡幼稚，抑且不學無術，「八一三」滬戰既起，即向日軍方面多方活動，得以結識當時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大將，迫國軍西退，就奉松井之命接收位於九江路的我財政部稅務署，改名爲「蘇浙皖稅務總局」，自任「局長」，開始徵收統稅，烟酒，印花等稅，這是上海最早出現的偽組織。

當時邵僅二十多歲，做事的經驗雖缺乏，弄錢的門徑却極精，所有局內的要職和各「分局」的「局長」，完全都是親戚故舊，較重要的如「江蘇省稅務局長」，是他的叔丈蔣叔和，「浙省稅務局長」是他的姑丈朱小臣，「稅務查緝處長」，是他的胞兄邵以力，「上海查驗所長」，是他的胞兄邵談是，「南通區分局長」，是他的胞弟邵雲驤。不論遠親近親，甚至奶媽的兒子，車夫的兄弟，都身居要津。

在偽「維新政府」時代，這「蘇浙皖稅務總局」是不受其節制而直接由敵人「興亞院」統轄的，當汪逆到滬後，會再三向日方要求取消獨立性，後卒得如願，汪逆的偽政權成立後，把它改名爲「財政部稅務署」，邵由「局長」一躍而爲「署長」，並除原來的統稅及印花烟酒外，並增辦蠶絲特捐，消費特稅，以及許多種類的苛捐雜稅，在蘇浙皖三省內所有的淪陷縣市遍設「分支局」，在「分支局」以下還有一「查驗所」及「分卡」，除了「規定」的「稅額」外，層層均另抽「手續費」及「查驗費」等等，可說剝削搜括，無微不至。

這幾年來邵逆所發的財，據說以金條而論，至少在萬根以上，他私生活之富麗，簡直使人難以置信。前年在姚主教路置一幢蓮花園的大洋房，購價並裝修佈置等共用去逾一萬萬元。平日代步有四輛汽車，每年當他自己生日和妻子的生日，都要大請客，盛宴堂會，熱鬧數天。至於他以搜括來的人民脂膏所投資的商業，則有銀行，錢莊，香烟廠，地產公司，保險公司，麵粉廠等等多種。

## 無恥之尤 陳彬 蘇

陳彬蘇自從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是上海方面最

出全力奉承日本的一個，爲虎作倀，利用日本人



惡勢力，壓迫同胞，無所不至。上海人的關心陳，是因為對於他的印象太壞，在這日月重光的時候，他應該受國法的制裁，應該「無所容身於大地之間」了。

陳彬蘇在上海，常常以新聞界的代表姿態出現，當時他主持的「申報」，捧日本人最徹底，最不留餘地，新聞界有什麼對日本人的接觸，他總是搶在前頭，拍馬屁！

今年大約三四月裏，「日軍駐華艦隊報道部」部長更迭，陳彬蘇當然不免「迎新」一番。當時的太平洋戰況，琉球已經被美軍攻下，中國人日本人以至於無論那一國人，都曉得日本的屈股已不在遠了。當時上海的雜誌刊物，很有主張日軍應當立刻

## 陳濟成發跡秘聞

陳濟成居然亦與梅思平陳君慧輩。分庭抗禮，稱重要漢奸，一榜盡賜及第，其實此人久與上海為緣，滬人固耳熟能詳。少時志願不過欲坐冷板凳為活潑王，其後亦不過馬路政客之流亞，初與政治無緣，其所以實身投靠，託述汪記旗幟之下，無非利慾薰心，欲一嘗官味而已。則其今日投身囹圄，與高等漢奸偽伍，亦可謂求仁得仁，死而無憾焉，陳

撤退的。

但是陳彬蘇為討好日本軍人起見，還是大言不慚，高調唱足，在歡迎「報道部長」席上，竟然仍舊扯足喉嚨，極盡其諂媚之能事。他說：

「戰事已經到臨最緊急的階段，我們深信日本必能獲得最後勝利。我代表上海新聞界聲明，我們對於這一個信念，愈益堅強。最近上海方面的新刊物，竟發現發表不一致的見解的，我們為強化力量起見，一定要把它肅清！」

陳彬蘇對日本之效忠，真可算是無微不至了。其實在那時，即使日本人，除非真正是贗武窮兵的軍閥們，也都知道事已不可為的了。而陳彬蘇的意見竟然會比日本人還堅決，寧非怪事。

出身貧寒，卒業小學後，無力升學因考入江蘇省立第二師範，蓋其時制度，師範生學膳宿費諸費，全由公家負擔也。泊畢業，自設上海小學於愛文義路，因緣時會，學校漸發達，乃續設幼稚園暨中學部，當其盛時，設分校至四處之多，然收費鉅，功課鬆，蓋純恃廣告為一種學店也。其後實緣入紗布交易所，由所員而升理事，凡公益團體，無不參加，

遂蔚然爲上海之小聞人，當汪精衛在滬醜醜僞政府時，陳竟投函自願加入，但其學校中之學子，都愛國青年，聞而大譁，年終遂一轟而散，汪僞政府成

## 馮節的罪惡

馮節終於被拘獲了，這是一個大快人心的消息，我覺得像馮節這樣的文化漢奸應該嚴厲處置的。

馮節雖然是瘦皮柴一根，可是鑽營是他的拿手把戲，起先不過在廣州做做中學教員，後來投入林逆柏生與褚逆民誼的門下，於是做了香港「南華日報」的編輯。

當編「南華日報」的時候，他進行密探的工作，損害文化份子「不遺餘力」，後來跟林逆來滬活動，任「中華日報」掛名的「總主筆」，每月領領

## 妖精莫國康

莫國康，粵人，爲莫秀英姪女。年逾花信，身材嬌小。其人能言善辯，純屬女政客派頭。陳逆公博與之結識頗早，初寓愚園路之田莊。莫於近數年來，炙手可熱，僞員奔走門下仰承鼻息者纍纍甚多。陳之左右紅人如呂琪等，大都爲其結拜姊妹。有

立之後，命陳爲駐僞滿大使，但爾時東北受日人統制，起居甚苦，故陳每歲三份之二，恒在上海焉。

乾薪，十分寫意而吹拍技巧日進，於是由林逆「提拔」，任爲「宣傳部駐滬辦事處處長」，同時迫害本市電影機構，侵佔各影業，成爲「華影」經理。

並且，他投機囤積，靠了「華通銀行」總經理的頭銜，着實收括了不少錢，「鈣媽生」董事長也是他，而「鈣奶生」和「華影」的股票，完全他在操縱。

所以他不但是一等文化漢奸，而是第三等濟漢奸呢！

人見其名片，則頭銜赫然僞「立法委員」也！平時與陳同車往還京滬，月必數起。路局人員，早爲齒冷。前年領得鉅款，曾在滬上出版「地方行政月刊」多期，目的所在無非假此欵財而已！三年前，莫由前某「督察長」之介，移居西愛威斯路某鉅宅

起居豪華，不可一世之概。陳每天散值，輒就釀其間，縱情作樂。凡與陳草相接者，皆知莫國康口中之「爛水手」，即係陳公博，蓋爲嗜酒貪歡而起之綽號云！

莫國康是陳逆公博的外室，但陳逆不能一天到晚跟她周旋。她便另謀發展，私蓄面首數人，而都是陳逆身邊的紅人，李時雨，呂琪……等一羣。

有一個時期，陳公博想將莫國康推給李時雨，結果仍推不了，而李時雨却靠了這個關係，愈爬愈高。

李時雨出身小錄事，却做起什麼司法處長，防犯科長來，其實自己就是一個防不勝防的人物。

亂世必出妖孽，莫國康之流，就是盤絲洞的妖精！

## 吳四寶女人是殺人魔王

當吳四寶主持所謂七十六號的時候，蠻橫殘暴，愛國志士，在其魔掌下慘遭殺害者，真是屈指難計，倒底他的一條命，也給日本人暗算了。

現在到了與這班大奸巨惡清算老賬的時候了，照例是罪不及妻孥。不過吳四寶女人應該例外，他的女人，曾經讀過幾年書，吳四寶本身是個粗人，迷信他的平步青雲，完全得力於內助之賢，在七十六號的時候，發號施令大半都是這個女人的事，她天性陰鷙，眼看剩亡志士，身受酷刑的時候，她

決不皺一皺眉頭，而有許多傷天害理之事，吳四寶想不到做的，她會替丈夫設計，所以嚴格講起來，吳四寶女人之罪惡，實在浮於吳四寶之上。

吳四寶死了以後，他的女人，成了上海兩大富孀之一，（一個是李士羣女人）於是有多數無恥之流，相轉她財產念頭的都想從轉她身體念頭着手，這樣一個殺人的女魔，居然有人要在她身上求得一點溫存，真何異從刀頭上舔血

## 偽實次李祖虞醜事

李祖虞北京政府時代，曾充大理院庭長，其後

在上海爲名律師，陳公俠主閩政，荐爲民政廳長，

## 潘 三 省 特 寫

詎事變以後，乃亦附和汪逆，但位不過偽實業部次長，而李之妻即鼎鼎大名之崑曲家，徐娘老矣，但猶烟視媚行，演小尼姑思凡，足纖小，結束登場，婷婷孌孌，尙堪迷陽城而惑下蔡，顧李嫌其老，寵一女祕書，畫爲司筆札，而夕則侍衾枕，事爲其妻所知，趕赴偽實部大鬧，其事嘗騰笑南京，自經此挫折，李妻遂亦背李納賄。偽禁烟局之初設也，李

### 前奏三部曲

事變前：在中來儲蓄會當過跑街，賑災會做過

專員。

事變後：做過賭台老板，交易所理事長，輪船公司經理，銀行經理，體育會會長……。

和平後：却做了階下囚。

潘與日本人。交際花

虹口有個日本商人，與他合作開輪船公司，想利用他，結果這個日本人，却被潘利用了一些時。和尙吃十一方，日本人吃十二方潘却吃十三方，不愧爲一狠客。

在輪船公司將要結束時，他認識一位交際花王吉女士，與他熱戀了一陣，便結了婚。據說這位交

妻獲土行執照一，與魯人某訂合同，借其執照，月獻千萬，訂期二年，詎甫屆六月，另有土商，願捐月入什之五，爲李妻壽，李妻遂舍舊而謀新，第魯人亦非易與者，以狀詞控諸偽特別法庭，李與其妻咸大窘，卒斥鉅金，始寢其事。夫偽政府人員，莫不公然納賄，處理事務，以金錢爲標準，若輩而能不敗則天理之謂何？李祖處仇讎，特滄海之一粟耳

際花在事業上幫了不少的忙

亞洲總會

戈登路六十五號亞洲總會，是事變後「首創賭窟」發現於大上海。是潘靠着一個在巡捕房做顧問的日本朋友而開設的。進出的客人都由該會認爲合格的會員介紹而給予「派司」。進出的人，大半是汽車階級。

後來爲了分贓不均，潘與日本人大打出手，亞洲總會從此壽終正寢。

與吳世實是冤家兄弟

吳世實與他是一對死冤家，活對頭。面子上客客氣氣，親熱萬分。暗地裏，你要我命，我要你命，勢不兩立。吳的侄子徒孫，曾經在「潘公館」當

保鏢，是另有用意的，而潘却處處自然並不介意，吳世寶覺得奇怪。

丁默邨之流，見吳潘二人「感情」日趨惡劣，從中極力和解拉攏，使吳潘二人義結金蘭，結拜兄弟，然而他倆「感情」却並不見好，且更變本加厲的惡劣。

潘長金業交易所時，該場所場務科長趙某，被吳之手下槍殺於證交大樓門口。

#### 潘與尤菊菴

潘好賭，而有豪客之稱。讀書人以文會友，潘却以賭會友。上海漢字頭多半是潘公館的座上客。什麼牌九，麻將挖花，大小……應有儘有，日日狂歡，通宵達旦，好不熱鬧。

潘好賭，而技術極劣，手氣大壞，輸的數目相當大，以致潘公館的賭友們，莫不個個滿載而歸。賭友中，以名票尤菊菴與潘最為莫逆，投機非凡，每到必賭，每賭必輸，前兩年輸得搭搭淨，曾一度回常州去賣田賣房子。據說有一年潘被日本憲兵隊捕去，尤菊菴極力奔走為之設法，如此看來在潘的朋友之中尤菊菴可以够得上朋友交情的了。

#### 與周佛海還是親家哩！

潘與丁默村，梅思平們過從甚密，待之如上賓，實有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

之勢。丁·梅·吃·喝，用都照潘的，心裏也有點過意不去，語云：「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於是極力設法介紹於周佛海，陳公博，褚民誼認識與吹噓。此時潘抓住了機會，便將，吹，拍工夫，和盤托出，極力効勞，周旋於周陳之間。

當儲鈔發行之初，潘便與周接洽聯易銀行為之代理暗記券之發行（註），以資獻媚，而利自身。這樣一天一的去，潘周之間，便有了感情，不久周佛海的千金小姐，居然會寄名于潘之膝下，以結親家之誼，從此潘的「聲譽」，便日隆一日的了。

（註）暗記券即代理發行之行莊，在鈔票上印一「易號」以別之，該時聯易在儲鈔上即印有一「易字」。

#### 做棉紗蝕本

當潘長紗布交易所時，也正是上海投機最猖獗的時候。據說這時候，潘在棉紗上不但沒有賺到錢，而還蝕了一大票，這不是笑話嗎？原來那時紗布交易所幾位理事在操縱市場。潘是不去過問的換言之「傀儡而已」，他要使棉紗，便委託了一位理事辦理，結果賺錢是人家的，蝕本該他倒斃。所謂「剃頭者人也剃其頭。」這一下他被人家利用了。

#### 褚民誼在潘公館演過崑曲

他住的公館——省廬——在巨潑來斯路二〇一

號。是從前宋子良的住宅，有花園，有小戲館等。他却以五萬美金買了下來，佈置得富麗堂皇，尤以戲內的小戲館更爲裝置奢華，據說還由唐棧秋來說計一切的。在這座小戲館內演過中旅的話劇，（孫

景路還演過「日出」的陳白露）「華影」的電影（由張善琨供給）南北名角的京戲，最精彩的演出，便是有一年的中秋節，褚民誼在此也曾粉墨登場串演崑曲，當時的觀眾盡屬僞中央要員。

## 僞立法委員陳伯藩是半個日本人

當局發表之第三批被捕漢奸中，有僞立法委員兼外交委員會委員長陳伯藩者；其人實係半個日本人。緣其父陳源來固爲華人，而母則日籍也。陳源來者？浦東人，少孤貧，爲輪船西崽，止於日本之廣島；積資開設押當。娶日女爲婦，生伯藩。厥後積蓄愈富，開設火柴廠；但日例，非日本人，不得於其國內開工廠。陳源來遂冒其妻之姓，入日本籍

焉。迨伯藩卒業於日本大學，父母先後故，乃攜資返上海，在浦東之周浦，開中華火柴有限公司。至是，始復籍歸宗。復於滬上置置地產，如泰山路之銘德里，即其業產。戰前，市政府會聘爲參事，則中國固無負於伯藩，而竟反顏事仇；則身僞組織中，今日之俯首爲階下囚，亦可謂罪有應得耳。

## 吳凱聲與交際花李麗的醜劇

吳凱聲在哈同所辦的某學校裏讀過書，之後時來運來，得到了一個特殊的機緣，居然到了法國的里昂去讀書，得到了法學博士學位，而且做公使，這在他本人的歷史上，的確是一段苦鬥的光榮史。他回到了上海之後掛起了一塊律師照牌，進出法庭，也主持公道了，也會經幾次的爲着壓迫的平

民義務辯護，這的確是他的見義勇爲的精神，很博得大眾的信任，從此名譽一天一天的響了進來，律師界中誰不知道有一個頂頂走紅的吳大律師凱聲先生。

他一切都不錯，但是祇錯了一步，這未免爲我們的吳博士而可惜，就是在國府西遷的時候，他如

果也勞尊搬一搬位，也許還要紅，可是他久沉在糜爛的生活裏，不知是吃勿來苦呢，還是有什麼捨不得留戀，結果，惡勢力把上海包圍得像孤島一樣，我們的吳博士一時的糊塗，一隻腳錯跨了一步，投入了逆國裏去了。

這一着吳博士就荒唐了，把他的荒唐史翻開來看一看，他本來有一位很賢德的廣東籍的夫人太太任女士，她是一個天主教徒，當醫生的，可是結婚不久，他的尊夫常常在外面拈花惹草，和實際花李麗在古拔路也同窩熱絡了幾個月，結果堂堂的律師被實際花着實的敲了一記，一輛汽車之外還暗暗幾萬塊錢分手了結孽債，接着另結風流冤債，和一個姓田的女郎結下不解緣，被他的夫人天天吵，日日鬧，找出介紹人吳山來說話，勸慰調解，前後化了幾個月的斡旋，還是得不到圓滿的結果。

吳博士思想很開通，表示不能偕老，不如離婚，在吳太太方面還有舊道理觀念，表示不願離婚，

## 李士羣之妻與儲麟蓀的風流祕史

「你來了嗎？也有今日！」這是每一座城隍廟內建報司尊神座前的聯語，如今有人移贈這幾大紛紛落網的「漢」字頭，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却到好處

因為這是天主教的教規，結了婚是夫婦間非犯奸淫是不允許有離婚的。所以這偉太計劃始終沒有實現。

吳博士在南京，加入了偽組織，榮任駐荷的大使，但是他對偽方聲明辦公是在南京辦公，這一點也不能說不是滑稽的奇聞。

吳博士在法國留學的時候，也學會了浪漫的風度，起先是和一個中年的胖婦人非常聊聊吾吾，這個胖婦人也是志同道合學法律的，但是年事稍長，兩口子在街頭並行，有些不明事理的人，竟認為是母子倆呢！後來他倆相偕回國，許多親戚朋友，都勸他們共同開業，吳博士是男子漢，要自立門戶，不知是什麼道理，不願合作，結果，分頭揚鑲，各自為「法」，後來胖婦路粗，靠着特殊的勢力，獲得乘龍如意郎，匿跡消聲，不敢拋頭露面，這筆冤賬也算抹掉。

現吳凱暨難免遺臭百世了

之至，有人說；這一大批的漢奸想不到有兩位太太，名單上李士羣之妻，本來已經姓儲了，吳世寶之妻，則顯太太長遠哉！原來，李士羣在生之日，觀

人命如草菅，視已命如泰山，平日可以穿房入戶的親信人員，寥寥可數，其中最信任的要推上海廣告醫生儲麟蓀，不論大小毛病，不論在蘇在甯，板要請儲醫生請他多方施針，方才放心，因此，儲麟蓀當了他的常年醫藥顧問，三日兩頭，在他公館進出，就此「近水樓台先得月」，李士羣之妻，便和儲醫生發生關係了，當李士羣炙手可熱之日，外面便有這種不乾不淨閒話沸沸揚揚了，可惜，沒有人敢在李老板面前，做這個情報，直到李士羣突然而死，李士羣之妻，和儲麟蓀，就無所顧忌，得其所哉！本來，李士羣有不少學生子，「先生」屍骨未寒，師娘出此不端，都想來一下。「替師報仇」只因既有蘿卜頭做李妻保鏢，又有中儲券替醫生開路，大家齊不起心，洗過汰過，那知去年十二月裏，未亡人忽然明目張胆要和儲麟蓀正式結婚起來，吳世實之妻是大媒，十三層樓是禮堂。結婚日腳擇定了。

## 特字號暴發戶周邦俊

周邦俊的罪行，該說是屬於多方面的，替他略一沾罪，那就是通敵合作金融事業，直接參加敵偽組織，此外操縱，囤積，危害民生，猶為餘事。周邦俊在戰前，已見經傳的人物，這是人們共知的，

李門衆學生忍無可忍，居然設計把儲麟蓀騙到杭州去，將他痛痛快打一頓，還把他「要緊傢伙」，斬首示衆，一哄而散，直到儲麟蓀未婚妻（即李士羣之妻）聞驚趕到早已「既成事實」，只有「捧首痛哭一場而已。風聲所播，通國皆知，可是，上海報紙，沒有法可以大載特載有一家小型報，不肯犧牲這樣動人聽聞的好消息，來了篇「風流醫生被官託」，幾乎搭進憲兵司令部裏去，那知「也有今日」，報紙可以盡情登載，毫無顧忌，李妻坐在牢監裏，不知作何感想耶？至于吳世實之妻，手條子格外辣，吃星邪氣狠，曾經轉過兩位小兒科郎中念頭，轉不到，便和自己男人的學生子「顧格裏」，實行同居之愛，據說，這姓顧的，也是白相人，和高阿根一淘開過賭台，相當有名氣，白相人拜老頭子，第一條大罪，就叫欺師滅祖，如今白相人破氣了，所以「徒弟關師娘」風行一時！

但從敵軍侵我領土起，仗着先天厚，便很快的成了特字號的暴發戶，而通過了諸逆民誼政治的路線，早就與汪逆偽組織暗通聲氣了。特汪逆粉學登場，他便立刻變為主要的外圍份子，這時，人若說他是



僑組織的外要員之一，他儘有許多理由來證明他仍是商人，可是他真是商人嗎？這却祇見他經常運用僑方的力量，向經濟方面進攻，甚至不惜通敵資敵，出賣靈魂。

「社會領袖」大抵有個什麼「樓」，或是什麼「集」的組織，說是志在養成幹部、毋寧說祇在製造搖旗吶喊的工具，周邦俊自難例外，因此也有個「俊社」的組織，裏面的份子，當然清一色的周門門生，雖鮮有傑出的人才，但「周老夫子」一時竟也多方聽得，引火刮目相視。他也以此自娛。

然而他的社會信譽究難因之而重建鵲起，在淪陷期間內，相反的却一落千丈，人們心裏都知道他是條無恥的走狗。他發行的明星香水股票，社會間統名臭水股。真正投資者始終共棄之，即股市投機份子，對他所經營事業的股票，也不垂青。

## 陶亢德 如何做漢奸

如果一個人是有倖運的話，那末陶亢德便是一個十足的倖運兒。他的跑進生活週刊社（那時還沒有開書店），也是很巧的一樁事，原來陶亢德也是一個生活週刊的經常投稿員，一天，他跑到上海來見鄭韜奮，恰巧這時候鄭的手下缺少助手，於是便

周邦俊予社會的印象是八年如一日的惡劣到極度，而給予他任何事業僱員的印象。竟也惡劣到難以想像的境地。其間唯一主因，是刻薄異常。當他遭當局逮捕，據目擊者言，當他從樓上被押下樓來經過店堂時，全店店員當面一致鼓掌稱快，高呼漢奸不止。甚有熱淚迸流的。

店員們「鼓掌」即是所謂「大快人心」的現實表演，而高呼漢奸，也當謂是多年來內心悲憤與煎熬的自然發洩，面臨自由解放的今日，眼前出現民族的敗類，而且尤其是個剝奪自身福利的刻薄店主，於是未免悲喜萬端，熱淚迸流了。

繁華閃爍，一剎間都消失了，為周邦俊想：該是二十餘年來煞費心機，毒辣殘酷的經營像一場春夢吧！然而此乃血債，也是奸偽的歸途！

留他在社中助編「生活」，裏面每期有他的「望遠鏡與顯微鏡」，具名徒然，文筆鋒利，復經韜奮潤飾，當然是寫得相當不錯，如果說陶亢德有所成就，那末便要算這個時期的雜感是最出色的了，後來韜奮出洋游歷，便把他介紹給陳彬龢，陳這時候已

是申報主筆，他每天要寫一篇社評，可是這位先生有一個取巧的法子，就是叫手下的人代筆，寫好的文章經他具一個名就算是他的宏論，陶亢德就做過他的捉刀人，但因為陳彬龢攻擊政府過甚，結果主筆是做不成了，於是中陳的介紹，陶亢德走入林語堂的幕下，從此以後，就交了好運，因為他既然不笨，筆頭上也可以動動，湊巧這時候上海正遭一，二八砲火之後，出版物少得可憐「論語」一出，自然銷路是不推板的，幽默大師的噱頭固然不錯，陶徒然也居然要易名亢德了。儘管幽默的文筆是怎樣的無聊，但這時候多的是無聊的人。於是「人關世」呀，「宇宙風」呀這類的刊物，就繼續出下來，他也託了林大師的福，着實寫了一輩子，因為寫的稿子沒有像生活週刊的嚴肅，胡亂講一陣算數，進益却麥克麥克。在第二次滬戰發生以後，林語堂是出國了，把宇宙風社交給了他，這是給了他一個發財的機會，着實給撈着了幾錢，你看他「亢德書房」也開起來了，小洋房也住起來了，由賣稿人一躍而升為書店老闆，這苗頭可說不是一眼眼。他後來另出一種刊物叫「國際間」，聽說銷路也還不惡。但是好景不常，試驗他的時代來了，太平洋開火了，他的宇宙風社本來遷至香港，有向內地遷移的傾向，可是他不知怎麼一來，仍舊回到上海來。你可

知道上海是最容易使人墮落的地方，何況他有點小文名，經不待一番誘引，這個第二代幽默家就此落水了。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描寫陶淵明肚皮餓得發昏，彷彿有點懊悔棄官不該，看了五斗米面上折腰有什麼要緊的樣子。這篇小說收在他的「徒然小說集」中，現在看起來，却是在替他自己寫照。倅蓮兒的倅蓮真好，他就榮任「大東亞文學代表」直赴東京，開代表大會，好不威風，別的文人，都到內地吃苦做陶淵明餓肚皮去了，只有他受着這樣「殊榮」，等到戲做完，別人都已回國，他却還留在日本，理由是「留日以求深造」，貴貴，如此下去，紹興要出第二個大文豪了，在戰爭期內，我們這位亢德先生，居然也「深造」得落，真是虧他。大概這時的日本，已經常常有B廿九型光顧，所以他也不管造得深淺如何，逃命要緊，回到本國來了。回來之後，榮任「中華日報」的主編，可不得了，「中華日報」也有他的星期評論，好像有一篇是叫人要吃苦，不錯，中國人是該苦的，生成的苦命，只配給人做奴才，這樣一解釋，可見陶亢德是受過東洋人「深造」過的，所以他說出來的，賽過東洋人自己做的宣傳文章，東洋人也說，我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所以你們要和我「共苦」，經陶先生一說，真是一些也不錯，他說，「我們要

人上人，必須吃得苦中苦。」所以我們只好吃六谷粉麩皮了。

然而陶亢德認為這樣的宣傳，還不够賣力，在四馬路中市，和柳雨生合辦太平書局，天下既已太平，王道那得不宣傳，一般小百姓本來吃配給麵粉常常中毒，現在大規模的在書本中放點毒素過去，索性給你們送上西天了。

「氣節」這東西真是值得寶貴的東西，你看一個失去氣節的人，他真是什麼也做得出。據說老鴿

## 潘達的手段

潘達在一羣漢奸中，他是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人物，他原籍廣東，本名潘志傑，是一個會計師。他最初踏入漢奸之途，不過在中華日報當一個報紙推銷員。因為當時上海的報紙，都不肯賣中華日報。自從該報一聘請潘達做推銷員，他就有他獨特的推銷方法。

他部下雇定四十人，都是強有力的，每四人為一組，每日清晨，各自拿了許多中華日報，每見一報販，問他：「賣不賣中華日報？」如果那報販說「不賣，」那四個人便將這報販一頓老拳，打得他七死八活，倒也並不硬要他賣。

教新來的妓女出去賣淫，開頭最難，等到一次二次做過以後，她不待老鴿的夏楚，自己也會去做的了。在陶亢德可以把他的歷史分做三個時期，最初是他用徒然的筆名在生活週刊寫稿的時期，其次是和林詒堂辦幽默刊物的時期，這二個時期，尚不失文人身分；到了做「文學代表」，接編偽方宣傳刊物，主辦偽方文化機關，這個時期，是他的墮落期，從此一落入千丈深淵，永無出頭之日了。

這樣的幹了三天，一班報販，差不多都吃過生活了，大家心裏都有些明白，曉得再說不賣，又要吃一頓生活，於是有一個聰明一點的人，遇到那潘達部下的四人組問他賣不賣中華日報時，他就答應說：「賣的」。於是他們四人就送給他一疊中華日報，還有鈔票二十元，對他說：「這報紙不要錢，今天送給你，明天你自己去批發。你每天賣中華日報，就每天有特別酬勞金二十元。」

報販們心裏暗想：「不賣中華日報，天天挨打一頓，賣了中華日報，天天有二十元到手。」自然誰都願意天天販賣中華日報了。

於是不到一星期，個個報販子中，都有中華日報了，潘達的高明的政策，至此就成功了。

記得十年前，有一次汪精衛到上海，打發人到馬路上去買一張中華日報；但買來買去，總買不到，氣得汪精衛發昏，把辦報的人，大罵一頓。他每

## 李香蘭的罪行

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上海的電影界在敵偽統治之下，鬧得烏烟瘴氣，事實上侮辱了第八藝術。可是，即使等於一隻糞缸，糞缸裏也有二條蛆蟲竄了起來，那是李香蘭與白光。

李香蘭自稱誕生於關外黑山白水之唱，上海人都認為她是日本人，其實誰也不知道，她的血管裏蘊藏着些什麼血液。她會講國語與日本話，俄語也來得，因此可能是難得厲害的混血兒。身高不滿五尺，線條還好，面部輪廓更不錯，善於化裝，連睫毛都是貼上去的，她有一樣「終身遺憾」的事，原來也許血太混雜了，混身豬狗臭，和她一起拍戲的人，都說：「吃不消，吃不消！」——

她在關外時候，是電台的播音明星，論歌的確唱得好，銀鈴般一串女高音，是東方藝壇的瑰寶，這是天才加上訓練的成績。因此他給日本浪人中的

怎花了很多的錢辦報；那知道報紙都買不到。後來辦報人見潘達如此能幹，便將潘達的出力情形，向汪精衛報告，汪精衛便把潘達派到七六號，幫助李士羣去做特務工作，從此潘達一帆風順，指日高陞了。

鉅子所謂「王二爺」者賞識，於是姘居，這樣得帶把她拖入「滿映」，拍了幾部宣傳日本的「王道」底片子。後來有了地位，又到日本去開歌唱會去了。可是在日本，她的號召力是平常的，僅承嘉寶日金八元照樣客滿，她的座券售五元還剩五六成座。然而，到了我們中國來，由於「華影」當局的大量宣傳，上海人是當她寶貝看待了。具第一張片子「萬世流芳」，矛盾地在南市戲園蓬勃時間問世。演技，並不足取，就是「賣糖歌」與「戒烟歌」唱得好。

接着，李香蘭在「蘭心」開了歌唱會，上海人有傾巷往觀之盛，成績美滿，而她在唱片公司所灌的唱片也非常暢銷了。

女人走紅，就會被男人包圍，這是天經地義，何況李香蘭對於男女關係看得相當隨便，因此在上

海無論中國人，日本人，要是有財有勢，或者有貌，她始終慷慨，連新聞界第一大漢奸陳逆彬蘇也嗜到一嚮。

不久，李香蘭到華北去了，離開上海的原因，據說由於腹中「通貨膨脹」。今夏重來上海，大概爲了濫的緣故，「達官貴人」都無胃口，因此經濟情形不大好，於是又想法在「大光明」開歌唱會，但上座依舊，嘆子不行，當然爲了私生活糜爛，缺

## 陳雲裳不堪回首

拉戰勝利以後，上海電影界「跌進去」了一個李香蘭，倒靨了一個陳雲裳。

提起陳雲裳，此馬來頭大，廣東姑娘到上海「一舉成名」，大紅大紫的，她是「那摩溫」了。「木蘭從軍」奠定了她的地位，從此一帆順風，儼然「影壇祭酒」，直到同他「鑄鏡醫院」院長湯子翰結婚，做賢妻良母爲止。

陳雲裳同湯子翰結合的經過，到也很富於戲劇性，原來湯子翰做了醫生，脾氣不免有些古裏古怪，他從來不看中國電影，根本不曉得「紅星」陳雲裳。五年前，陳雲裳在電影界漸漸落伍，由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湯子翰，據說當時湯竟不認識這個紅

少練習的緣故。後來又計劃着跑馬廳開露天音樂會，一般在「大光明」聽得失望的眞正懂音樂者，便這樣說：「不必開露天音樂會了，要她「裸體」開一次音樂會，倒有生意眼！」結果不會開成，據說是因未得「關係方面」援助之故。

勝利以後，那些附逆藝人銷聲匿跡，此刻李香蘭被捕消息已予證實，對於市民，又是一帖興奮劑了！

極一時的影星！

陳雲裳在香港的時候，是一個「黃毛丫頭」，根本沒有人看重她，情形之悽慘，不堪卒論，原來她屈身於「大新游藝場」的歌舞團裏，當一名團員，白天唱唱「小麻雀呀，你的母親，那裏去了？」晚上則和一個姓蘇的導演同居在亭子間裏，睡睡蘆蓆板，吃吃鹹泡飯，那裏曉得會浩浩蕩蕩的到上海做「首席紅星」，做夢也想不到。

女人只要面孔漂亮，肯「交際」，總歸有出路。陳雲裳果然被一位「沙裏淘金」的上海名記者沈秋雁「光榮地發現」了。沈秋雁當時在香港，辦公餘閒，到「大新游藝場」去溜溜，恰巧陳雲裳在歌舞

舞台上大甩迷眼，載歌載舞，唱着什麼「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銀，只要你的心！」

沈秋雁靈機一動，那時他正受「新華」公司之託，想物色一位女明星，於是經過一番「腦筋」，把她介紹給張善琨，張善琨一見，驚為天人，大呼「上帝的傑作，上帝的傑作！」這個色鬼，有些「歌斯的里」了。

於是，一同到上海，張善琨一心想捧捧她，千方百計宣傳，大有陳雲裳「只應天上，那得人間」，就是她放出來的屁也是香的之概。上海人吃這一功，果然第一砲「木蘭從軍」放響，張善琨「人財兩得」。

怎麼叫做「人財兩得」？財當然是影片賺錢，鈔票麥克麥克。「人」呢，有下面一則故事。

張善琨的「新華」公司，非常着重宣傳，出版了許多宣傳刊物，做許多銅版。有一天，那位製版公司的老闆，是張的老朋友，偶然到陳家去，推開陳雲裳寢室的門，頓時大窘，原來張與陳一起坐在床上，張善琨一面孔賊忒嘻嘻兩家頭很不錯的樣子。那位老板讖相，馬上退出，那曉得張善琨倒送出

## 綁匪出身的張松濤

來了，對老板說：「下次你來收賬，照實價開，不必再七折八扣了。明天國際十四樓吃飯！」

陳雲裳湯于翰相識了以後，常常攜手同游，湯于翰雖然貴為「鑄鏡院長」，但却派頭奇小，兩人談情說愛之地，「佗座」湯糲店，大約因為湯于翰姓「湯」，所以「湯糲」特別有好感，如是「兩矮無猜」者，歷時一年兩月又三天。陳湯兩人都是矮子，一起走在馬路上，兩條東瓜，堪稱門當戶對，天造地設。

據說湯的母親，當時對陳雲裳不大滿意，說她是「戲子」，戲子無情，矮子無義，不會肯安分守己，湯則堅持，結果「愛情是偉大的」，在法國總會大吹大擂，擇吉開張，於是「身世飄零」的陳雲裳，正式成為「湯門陳氏」了，此後，到也一向相安無事。

湯于翰如果肯規規矩矩做醫生，倒也罷了，他却不肯安份，獻媚偽方，認褚逆民館為寄父，又叫陳雲裳認陳逆璧君為寄母，弄到今天，一場嘸結果，一度自殺未遂，真是「罪孽深重，禍延陳雲裳」，願主恕我們的罪孽，阿們！

有人以偽政府裏有流氓做大官爲奇事，其實，流氓做官何足道，綁匪做「警務局長」才奇事咧，記者以爲不是烏龜賊強盜，那個肯高興幹這道臭萬年的勾當啊，要末偽省長陳羣也是瞎了眼請雙了耳朵，不然，張松濤是綁匪，他應該早已聽到，早已知道了。讀者未必健忘，十五年前，上海灘，最大綁架案，是四馬路天蟾舞台門前，南海首富張石銘被綁，本案匪黨全部落網，只有匪首張秉坤越獄而逃，這是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將要克復滬時的震驚全滬的一樁大案，後來因爲時局變動，才沒有人再注意這件事了，孰知民國十六年夏間，有人發覺這綁票巨匪張秉坤，坐了包車，在寧波江北岸，招搖過市，於是加以刺探，才知他已改名張松濤在鎮海砲台司令部裏當副官了，此人不覺駭然，便立即寫了一篇新聞稿，投到當時風行一時的小型報的「六報」，孰料，上海張秉坤的羽絲，已經得了風聲，以致稿未登出，而麻煩先到，總算大報的主辦人來頭還大，報紙上雖未登載綁匪張秉坤改名張松濤在滬發現的新聞，口頭上到處報告張石銘被綁匪首如何如何經過，滬甯一衣帶水，畢竟相去太近了，衆目睽睽，衆口悠悠之下，張秉坤在鎮海立不牢脚跟，便在鎮海附近搶了一票到北京，那時寧波有一家大胆敢言的時事公報，登了一條「兵北爲匪

」的新聞，結果，報社主人金臻庠氏，捉到司令部裏去，吃了半個月官司，直到一二八前些時，這綁匪首領張秉坤，居然耀武揚威地由北京返滬，以張松濤名義，在中國飯店開起大號長房間，還有一位如花如玉的姨太太同居，好事的上海人，便四出打聽，才知張秉坤到了北京，改名松濤，自稱上海閩人張嘯林兒子，在八大胡同大嫖特嫖，却巧上海長三堂子姑娘叫香球老五的在北京紅得發紫，着實撈了一票，姐兒愛「票」，便嫁給張松濤做小，張松濤人財兩得之下，便帶了香球老五南下，這就是同居中國飯店的如花似玉的姨太太，那時，揚子飯店剛開幕，五金商人拐脚張春燕，承包揚子跳舞廳，爲了缺少對外兜得轉的力量，就請張松濤出面經理，於是，張松濤是體面商人了，進出坐汽車了，所謂上海大亨名流的公館，便有這個綁匪出身的座上客了，在理這張松濤該革面洗心好好做人了，那知他賊心不改賊胆日大，竟然謝葆生到蘇州，做他偽省會警察局長起來。

當張在蘇長偽警局時，其門徒紛紛自滬去蘇，不期而集者可數十人，師徒關係較親，「白相人」之流復不知官場規矩爲何事，以是出入張之辦公室，一如在滬講斤頭，初不拘形跡。又妙者，此輩大都一仍幫會中例，呼張爲「老頭子」，蓋在滬時慣

作此稱，驟難改口。張聞之，似覺此稱呼不倫，輒面斥其徒。但張每一開口，必冠以「觸拉X」態亦不莊，如云：「觸拉！在此地，不要你們叫老頭子

，我現在是局長了，小賊！以後當心點。」蓋流氓本色，終不能改，以罵人詞爲口頭禪，習之已久，遂不自覺耳！

## 新聞界之叛逆

上海新聞界最早附敵的，要推過去中央社記者許申，「新申報」剛出版他就參加了。迨汪記漢奸政權登台後，偽報數量增「平報」金雄白，陸光杰。「國民新聞」朱永康。「中央電訊社」許錫慶，

關企予。「安徽日報」尤牛狂，褚保衡。「浙江日報」章克標。「新中國報」魯風。「民國日報」秦墨晒。「大楚報」胡蘭成。「中華日報」陶亢德。「申報」陳彬蘇。「江蘇日報」胡耀五。！等等。

## 棉花大王被捕捉記

人稱「棉花大王」，名震南通的程士嚴，前於淪陷期中，與棉業鉅子陸以淦朋比爲奸，專代敵收棉花，並設同豐公司，爲虎作倀；對於棉農，榨取無所不至。時以程陸聲勢煥赫，不可響邇，故時人以「棉王」稱之；而兩人不以爲侮，且以麻當有趣

焉！茲幸天光大亮，奸倭無可遁形。頃據南通來客言，彼作惡多端之「棉王」，已爲江北專員將程逮捕候辦；陸則較爲機警，腳底明白，業先離通匿遁云。

## 林康侯妙論

在一般人腦中，「康老」是一位有趣人物，他一天到晚混東混西，說着詼諧的應酬話，有許多人

表示歡迎。談國家，物價，社會福利他會得，就是金錢，酒，女人他也來得；如今「三老」同時成爲



問題人物，且看將來公王在何處。

有人說，林慶侯在被捕前一日猶在某女校演講，身為校董，例行訓話一番，當他趾高氣揚地登台後，就訓勉女學生的態度應如何，眼請要如何，聲音要如何；大概爲要養成他們「端淑貞靜」的素習，以免爲社會上一般「名流」所欺吧，對於衣飾方面，他也提到，尤其是鞋子，切勿「開前門」和

「開後門」，說時躡起一雙腳給女生們看；學生們向來有反感，聽了他的一番「市井俗語」，一個個跑的跑了，溜的溜了，這時他只好草草結束宏論，走下台來。

真是「聞人」者，祇可聞，不可見，「見面何如聞名之儔也。」

## 老牌漢奸常玉清

常玉清爲滬上中等流氓之一，昔年租界時代，曾充某包探之探夥，泥城橋畔之大觀風浴室，即係常所開設。當一、二、八之役，十九路軍既出閩北，常即與胡立夫、龍阿根等，組織維持會，爲首創老牌漢奸焉。其後：胡解往蘇州，被處絞刑，常與阿根，逃往大連，迨八一三京滬淪陷，常始公然返國。先是：日本人於華北，仿黨部之例，組織新民會，

爲宣傳機關，至是：復於南京另組大民會，將會中事權，概行託付於常。洎偽維新政府成立，常大言不慚，以「維新政府之父」自居，爲陳羣、梁鴻志輩所惡，厥後遞嬗爲偽汪記政府，大民會解散，常於南京，另組「安清道」，以鼓樂錦旗前導，而常乘輿殿之，場揚得意，竟倖逃法網者十四五年，今雖處以縲首之刑，亦不足以蔽其辜也。

## 沈銀水作惡多端

賭棍沈銀水是以前華民，大生，兩賭台的老板。他所經營的事業，沒有一樣不是含有毒素的。在沒有開設賭台以前，開過國泰跳舞廳，青年子弟沈

灑於他所辦事業裏，因此傾家蕩產，斷送性命的人，不知有多少。自從偽組織頒佈了禁賭令後，沈所開的華民，大生，兩賭台也只好跟隨了李筱實所開

的西園賭台，王永康所開的永安賭台，夏士魁所開的同慶賭台，白雲山所開的綠寶賭台，一同關門大吉。這時候正巧咖啡館生意飛黃騰達，沈銀水靈機一動，就立刻把華民賭台改變，開成了南園咖啡館。並且針對了青年男女怕天亮不怕夜的荒蕩性，就以通宵營業來號召。果然生意興隆，雖然飲料售價實得駭人聽聞，但是一般夜遊神毫不在乎地趨之若鶩。沈銀水也就袋裏麥克麥克，裝滿了偽鈔。不料晴天平地一聲雷，偽「警察局」來了一個限制娛樂事業時間至晚上十一時半為止的命令，這真使沈銀水啼笑皆非，他明知偽「警局」的警員大都貪污，有錢好使鬼推磨，就唆使他的爪牙何增釗林定偉，分頭向各主管的偽警官行使賄賂。計一第二處行政科科長「張玉齋送了陋規節禮共三十萬元，「區分局長」胡驥（盧英的舅子）送了月規節禮十二萬，「區廟分局第二股主任」柳青，「方浜橋分駐

所巡官」吳愛青，各人送了月規節禮各人六萬元，「第二處行政科業務股」主任何事研送了節禮五萬元。經過了這次的佈排，南園咖啡館，就可以半公開式的較其他咖啡館營業時間延長數小時。營業方面當然大有起色，但是南園付出這幾筆款子，統統直書在賬簿上。所以在某一天偽「財政局」的查稅人員在查賬的時候，發現了這一種的詭計，就拿了這本賬簿送交偽「警局」了。雖然有幾個人都是提起此馬來頭大的人物，可是爲了遮蔽耳目起見，不得不將沈銀水等主僕三人以及一般偽官扣押起來，依照行賄瀆職等罪提出控訴。不料沈等一般人神通廣大，竟然在「檢察署」偵查的時候，都交保出來了。現在偽「法院」已經被中央接收了，這般作惡多端的人物，一定可以受到法律上的嚴處，大快人心呢！

尚有大小漢奸一百餘人的附逆罪行全部刊載於

## 漢奸醜史 第二輯中

比第一輯精彩豐富  
歡迎預約九折優待

# 漢奸醜史

## 第二期

業已付印

漢奸  
醜史  
秘史  
叛逆  
罪案

清白的  
人

每册售五

大同出版公司

(售經總社報書際國)  
售均攤報局書各埠外本

# 徵求：

關於各大小漢奸的  
祕密醜態的揭發  
文稿

詳實  
文字第一  
趣味

稿件優  
酬載

大同三行四七  
公司出樓大明○  
編版大樓銀號四南

# 漢奸醜史

## 第一輯

國際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十月二十八日初版

中華書局  
十四年  
再版

大樹不為  
眼靈密鼓

正版

